

冰雪虽然还索困着长白山,但春天的气息早已暗中涌动。早晨,去一个水塘边,陡生顽皮的想法,去冰面试一试自己的脚力,谁曾想,冰面有了巨大的反应,它们咔咔地唤叫着,把水底的秘密传输上来,让我瞬间收心,连连后退。

直至岸上,那警告的嘶吼似乎还没有停止。

实际上,就在新年开始不久的一天,我已经有过一次教训。头天夜里下了大雪,我一早便催促几个当地的朋友陪我出门。他们选择了一辆宽大的越野车,载着我向大山的深处挺进。道路十分难行,司机只能凭着经验和感觉握紧方向盘。司机半开玩笑半警告地对我们讲,这种天气,除非遇到村庄或旧林场,否则是不能中途掉头的。我忍了半天,还是问了他为什么。他脸上竟不挂一丝笑容,冷冰冰地反问我,你能看到路基吗?我恍然,也顿生愧意,是我的任性误读了朋友们的宽宏和热情,使他们犹豫再三,还是陪我铤而走险。

雪很厚。

可以清晰听见车轮碾压积雪的声响。

说到山里的雪,就又引发了那个“捡漏”的话题。

老话里的长白山,冬天来了,猎户也是要进山的。所谓沟满壕平,山中所有凹陷下去的地形都被掩盖了。雪像一把尺子,又像水平仪,尽量放低自己的身躯,把山脊抹得“溜平”。这时,香獐子、狍子、鹿一旦跌入地势较低的地方,四个蹄子就会无法着地,如此也失去了跃身而出的支点,只能坐以待毙在困境里,或被食肉动物猎食,或被进山的猎人捕获。对于猎人来讲,这是另外一种趣味的“守株待兔”。可对于陷入绝望中的动物而言,则是无处吸取教训的悲哀。

大自然抖着它幅面宽广的袍子,魔术师一样变换着山里的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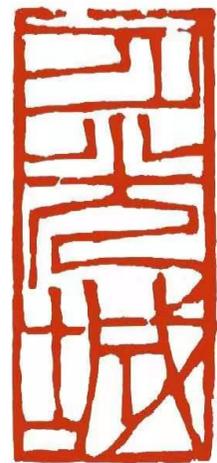
不过,这类故事听起来新奇,却让人心里有一种隐痛。

雪不会改变自己的习性和行踪,

连续阴雨好几天,终于放晴,太阳暖融融的,我带着女儿往江边去,穿过一个芦苇荡,看到一条破旧的木船停在芦苇丛里,船体倒是完整的,船舱的木头风化成了灰褐色,顶部盖着的黑色雨布被风吹得哗啦啦地响,像一个衰老的人披着雨衣,蹲在江边。

船的一侧是几垄地,种着蚕豆,绿油油的枝干间开着花,花瓣像一只只蝴蝶在阳光下舞动。船的另一侧有个巨大的废弃的渔网,网里有一群小鸭子,毛茸茸、黄灿灿的,像是油菜花那么明亮。女儿站在边上,看着小鸭子,一脸的欣喜。小鸭们正在用扁扁的嘴巴吞噬着木盆里细碎的菜叶,一边吃一边发出细细、碎碎的叫声,可爱极了。

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从船舱里传来,像是从陈年的酒坛子里发出来的,



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从船舱里传来,像是从陈年的酒坛子里发出来的,

在寂静的山地里

于德北



大地诗行
李海波 摄

好在现在没有了猎户,原来的林业工人也转为管护员,他们巡山时再遇如此情况,一定是大力救护。侥幸生存下来的动物也会把这种危险讲述给自己的后代了吧?我为自己的想象漫生出一份温暖和欣慰。

我们的车子出城二十余公里,一个人户不多的村子出现在眼前。我主动提出让司机在这里停车,找方便的地方掉头。司机长出一口气,果断地将车转入村道,在一户有炊烟的人家门口停下。一个妇人怀里抱着木材,好奇地打量我们。她头上围着一块蓝布头巾,肩上还落着薄薄的一层雪花。她矜持半天,开口问我们,这种天气急着进山干啥?哈哈,这问题还真不好回答。我和朋友们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竟一时语塞。那司机却爽快地说,省城来人了,没啥大事,就是来看看山,看看河。那妇人大睁着眼睛,思忖半天,向下边一指说,河就在那里。

这更像一个朴素的邀请,不去看看,仿佛对不起人家。

我们就拖拖拽拽地往村子后边走,不长时间就看见了河道。这条河

的上游有温泉注入,所以河面的冰是分层冻住的。从横截面看下去,内中变化颇丰,犬牙交错,嶙峋古怪,如果说石林的微缩也不为过,很快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于是,我选择自以为安全的地方下行,到一块更大的冰排上去。没有预感,没有警示,就在朋友们发现我并大呼小叫地喊我后退的刹那,我脚下的冰排有预谋一般地开裂,死死咬住了我的一只脚。瞬间,凉润的河水灌入到我的鞋里,又沿着裤腿向上漫溯。我被惯例驱使,一屁股坐到河冰上,引得其他河面发出阵阵尖叫。

我想起一位“老林业”对我说过的话——在山里“万分小心”,实际上是“万分敬畏”。

真是至理名言啊!

回到水塘的堤岸上,兀自伫立在一棵柳树的身旁。为了掩饰自己的莽撞,我偷眼向不远处的一片杨树林望去。我落脚的这个村就在山根儿底下,一条大道出村,一条小道入山,这个水塘就是分界,它像一面透视镜,印证着大山奔流不息的日日夜夜。

杨树林里传来喜鹊的叫声。我

循声望去,是两只喜鹊在一棵树上分枝筑巢,它们都已经为自己的巢穴打下了基础,横七竖八的“建材”显露出居室的雏形。两只喜鹊一大一小,所选树杈一高一低。它们的叫声短促、急躁,和人类的争吵差不多。我一步一步地向它们靠近,想从它们的争吵中窥出端倪。一般的喜鹊都很机警,对人的戒备心理很强,可我头上这两只喜鹊太过于专注自己的立场,对于我的到来视而不见。我仰头向上,在疏密有致的枝条间观察它们的动静。哦,这回看清了,发出叫声的是那只大一点的喜鹊。它翘起尾巴,目光直射那只小一点的喜鹊。我揣测着眼前的情况,大概是大喜鹊对小喜鹊驱离无效,进而开始嘲讽它的建造工艺。那大一点的喜鹊的巢穴已初具规模,而小一点的那只还在铺设底座。大一点的喜鹊说了什么呢?喜鹊也算是鸟类的建筑师啊!小喜鹊如此笨拙,什么时候才能迎娶新娘并养育自己的孩子?

前几天,我和村子里正放寒假的几个孩子分享鸟类的知识,他们还特意提起了喜鹊。不过,他们说的喜鹊可不是什么吉祥如意之鸟,而是让人无可奈何的捣蛋鬼。春播的时候,人们也要提防它们。它们会成群结队地翻找刚刚播下的种子,害得那些腿脚不利落的爷奶奶奶们扯开嗓子大呼小叫。

“喂!”我借着刚才的遐思,也轻哼了一声。

两只喜鹊同时飞走了,一个向东,一个向西又转向东,那是山脚下的开阔地,有许多树木的枝枝杈杈散落在雪下。雪很厚,但它们还是探出头来,倔强地展示着自己的不甘。是啊!有一些树杈也真会借着泥土的推助,在春风泛起的时候发出新芽。那都是生命对自己的一份尊重,虽微薄,但向生力量不容质疑。

在山地就有这样一点好处。你所见一切皆可成思,你所思一切皆可成果。它们让你丰盈,同时也呵护了你对生活的全部热爱。

《沙家浜》,一个人唱胡传奎,唱刁德一,还唱阿庆嫂,你爸真是天才,嗓子好得不得了……”我知道我爸会唱戏,也知道他会同时唱三个角色,但没想到他竟在这条船上唱过戏,想着我爸端着酒杯,晃悠悠,立在船头,面对一江奔腾的水唱戏的模样,不禁就笑了,可笑着笑着,我的眼睛就湿了。

“你爸还好吧?我好些年没见他了。”老人喃喃问了一句。

我抬头看向他,看到他目光里闪过的焦灼,把本该要说的话咽了回去,回了一句:“嗯,还好,还好……”

他低头看了我一眼,从上衣口袋里拔出一个压扁了的香盒,抽出一根烟,点燃,吸了一大口,“你爸真是我喜欢的人……”说完,转过身去。

我们离开时,老人一直站在船头,目送着我们,他是不是在想我的父亲?

几天后的一个傍晚,我回到家,妈妈跟我说,上午家里来了个客人,是过去跑船的杨老头,他提来一壶酒,放在我爸的遗像前,对着遗像拜了几拜,眼睛湿漉漉地走了。母亲说:“好些年没见过杨老头了,不知怎么突然就找到家里来了……”

我没吱声,母亲当然就不知道我遇到杨老头的事。

跑船的人

叶静

瓮瓮的。可能是听到了我们的说话声,一位老人低着头从一扇窄小的门里钻出来,他面容枯瘦,头发如白雪,身板倒是很直。我看向他时,他也看见了我们,像老熟人似地朝我们招手微笑,我也笑着回应。

老人立在船头,我立在船边的坡下。“老人家,您是住在这里吗?”

“是啊。我在船上住了一辈子。”老人笑着说。

我有些吃惊。这年月住在船上的人可不多了,这条船又这么破,生活多不方便啊。

“儿女们也叫我到岸上住,可我一上岸就睡不着觉,浑身不得劲,只有吹着江风,听着江声,才能睡踏实。”老人指了指身后的船,“你别看它现在旧了、破了,以前它带着我在江上到处跑,我们跑过上海,跑过武汉,最远还跑过重庆。现在跑不动了,我也跑不动喽。”

翌日,女儿又吵着去看小鸭子,

我买了些水果和牛奶,带着她,再次来到江边。老人闻声从船舱里探出身来,见是我们,笑吟吟的,脸上的皱纹像是水里的波纹荡开着。我将水果和牛奶递过去,老人先是愣了一下,而后板起脸:“这是干啥?”“这些东西不值钱,是我的一点心意。”老人没再发声,接了过去,随手放在船头。

他靠在锈迹斑斑的栏杆上,看了我一眼,说道:“丫头,我瞅着你面熟,可是住在街上的?”

我点了点头。他浑浊的眼睛泛出了亮光。“你父母叫什么名字?”

我说出父母的名字之后,他拍了拍手,声音忽然高了起来,“我就说嘛,咋看着你这么面熟呢?你爸跟我熟得很呢!过去他常到我的船上喝酒……”

我心里有些惊,也有些喜——老人居然跟我爸是老朋友!

“你爸这人仗义,够兄弟,是个热闹人,每回喝了半斤烧酒后,就欢喜唱